

無 盡 懷 思 無 盡 恩

感 念 父 親 董 作 賓

● 董 玉 京

淚 濕 枕 巾 泣 不 成 聲

「噙著淚尋來尋去黃泉地，  
為甚麼還是不能見到您。」

父親啊我要問您：此時此刻您在那裏

？

中風它奪走了您的生命，  
使我們國和家無比哀痛。

父親啊我要問您：四處悽涼您在那裏

？

明知那黃泉路遠，  
我依然徹夜癡盼。

我的父親啊，

盼望您，盼望您，盼您入夢來。

往日的笑語身影漸依稀，

父親的恩情永遠不忘記。

父親啊我真想您。

恨不能夠時光倒移。」

每當夜深人靜或是午夜夢回，我總會低聲輕唱這首借「母親：你在何方？」曲調自己改成的歌：「父親：您在那裏？」一遍又

一遍，一回又一回，直到淚濕枕巾，泣不成聲，那一幕幕的往事就會在我的腦海中和心湖裏隨波湧起……

書 寫 甲 骨 文 樂 陶 陶

永遠不會忘記，四十年前為父親研墨、拉紙、伺候寫字的那段時間，雖說我得把他寫的甲骨文倒著看，依然覺得每個字都好美、每一筆都好讚！

尤其是，父親每次寫字時那種樂在其中的樣子，更叫我陶醉不已，夢想著：不知要到何日也能夠寫一張甲骨文條幅，把這麼優美的中國文字代代相傳下去，將甲骨文深植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裏。

父親民國四十五年在香港時，為中外畫報寫過一篇「甲骨文書法」，有幾段是這樣寫的：

「甲骨文，在二十世紀初葉，曾為中國歷史、文化與學術放了一個異彩，它光芒四射，照耀全世界。許多人把殷代卜辭中可以認識的字，集為聯語和詩詞，書寫起來，表

現於書法藝術，供人懸掛欣賞。」

「本來，世界上文字的起源，都是圖畫。後來，西方的文字，完全變為『音符』，用以拼音，已失去圖畫意義；中國文字，在三千年前的殷代，也已由圖畫變成了符號，卻把『音符』和『意符』同時保存，這種符號，完全用線條書寫，呈現出柔美與剛健等不同姿態，每個字的結構都不一樣，一些象形字更接近大寫意的原始圖畫，看起來非常美觀，寫起來就特別能表現出書法的美。」

「我因為研究甲骨文已三十年，起初是喜歡用玻璃紙摹寫借來的拓本，摹寫日久，再加上後來與原版甲骨對照著摹寫其上的卜辭，更能夠得其形似。因此，朋友們要我寫字，我也樂得借他人紙，作自己練習。在此應該聲明的是書法祇是美術品之一，不能全用學術立場加以限制。現在甲骨文可識的字，雖有一千五百個，不絕對可靠的字也還不少。

若嚴格的加以指摘，便使書家們不敢下筆了。」

## 有求必應筆蹟流傳

對於父親的甲骨文書法，許多長輩在他逝世三週年的紀念集裏都提到過：

臺靜農伯伯說：「至於他的書法，卻不像他對於篆刻，直到病重入院才停筆。（父親寫的最後一張是最後一次住院前兩天，民國五十二年三月十六日寫的！）他平日不但是有求必應，有時還自動送給朋友及學生們，因此，他的筆蹟流傳甚多。甲骨文，出現既晚（自一八九九年被認定到現在還不到一百年！），辨識又難，要作為書法上的一種體制，談何容易，況且字數又不多（到現在出土的字，識與不識已近六千，可用的字還是一千五百左右。）先是羅振玉、葉玉森兩氏偶寫甲骨文條幅對聯，羅氏所寫較佳，（卻是小篆用筆而不是甲骨文用筆。彥堂編者按：董作賓字彥堂）則不然，他對於甲骨文藝術的風格，體會得最為深切。彥堂每寫甲骨文條幅，必附釋文，這固然表示甲骨文也能如一般書法家用篆隸字體寫詩詞，相反地也有人以為這樣失去了古意。但是，于右任先生說：『彥堂這樣寫，是為甲骨文作宣傳的。』右老此言，我想是最了解彥老心理的。」

勞幹老伯說：「彥堂先生在幼年曾一度學刻字，因此對篆文早就很熟悉，這對於學甲骨文是很有幫助的。彥堂先生曾經告訴我，他鑒定甲骨真偽的一種方法，是從原來刻

時的刀法看，而這種心得，就是從刻字的刀法中悟到的。他寫的甲骨文名滿天下，他的寫法有深遠的功力，一般朋友是學不到的。

「錢存訓教授在『董作賓先生訪美紀略』中說：「至於書寫甲骨文更是他的專長，他也竭力想把中國古代的文字加以通俗化。：：每有朋友來訪，便以其所寫甲骨文饋贈。遇有婚壽慶典，也帶著自書的甲骨文作為禮品。所以，胡適之先生說過：『他從太平洋走到大西洋，幾乎沒有一家中國朋友或美國的中國學者家中沒有董作賓的甲骨文。』此乃實情，並非過甚其詞。」

張景樵鄉長在「憶平廬老人」文中說：「我們知道他在著作中所作的維妙維肖的甲骨文摹寫，在他的研究業績上貢獻很大。他寫在宣紙上的甲骨文小品也成為有性情和韻味的藝術品，以致求書者接踵而來，在世俗間，他的專業幾為書法之名所掩。人生有限，文章千秋，一個人的影象能夠活在後人的心目中，那就是不朽了。」

### 三摺其筆廢寢忘食

父親：從您民國十七年，一開始在安陽殷墟發掘，和您一塊兒工作和研究的中央研究院院院士石璋如教授便說過：「董作賓先生的十大學術貢獻，可以綜合為這幅十四個字的聯語：『侯洵周總論文集，斷譜甲乙六十年。』」

侯：安陽侯家莊出土的甲骨文。

測：登封周公測影臺調查報告。

周：西周年曆譜。

總：中國年曆總譜。

論文集：董作賓學術論文集。

斷：甲骨文斷代研究例。

譜：殷曆譜。

甲：殷墟文字甲編。

乙：殷墟文字乙編。

六十年：甲骨學六十年。」

父親：您一定最同意石大哥這個結語。

祇是在我的記憶裏，除了對您那篇被選在中國文內的「飛渡太平洋」非常歡喜，還要稟報與您：您那本《甲骨學六十年》，已由韓國李亨求教授翻成韓譯。而其中最使我感同身受與永遠銘記的便是您在撰寫《殷曆譜》和《中國年曆總譜》時的一些事蹟：

《殷曆譜》是您自民國二十三年至三十二年對甲骨文卜辭做過十年研究，再從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寫起至三十四年四月，歷時一年又八個月才完成的一部七十萬字的巨著。這部書是您發表「貞人」學說和「甲骨文斷代研究例」以後，應用斷代研究更進一步的方法，試作甲骨文分類、分期、分派研究的書。書裏以年曆譜為問架，另有祀譜、交食譜、日至譜、閏譜、朔譜、月譜、旬譜、日譜、夕譜，就甲骨文中已有的材料整理上去。使這一個總譜和九個別譜，互相交織成美麗的圖案。勞幹院士說：「殷曆譜在學術上的貢獻，便是彥堂先生把從盤庚十五年遷

殷（公元前一三八四），到周武王十一年伐紂（公元前一一一一），這兩百七十三年商朝空白歷史給補上。以彥堂先生研究甲骨文功力之深，使用甲骨文材料之真，天文學家們對武丁庚申月食推算之準，可以說在治殷史方法上絕無問題。」父親啊，是您秉持著合情、合理又合天的精神，把我中華民族的信史，在周朝以前向商朝推展了二百七十三個年份！對我中華民國有這樣偉大貢獻的，您實在是第一人！父親：大家都知道《殷曆譜》這部書，為中華民族添了壽、為中華民國添了福，也使您自己名揚四海添了祿。可是，您卻在民國四十三年，應聯合國中國同志會邀請，對您這震驚全世界的巨著，作自我檢討時說：「如果我認為我的一生，此一研究即是我的重要貢獻與重要著作，以此為滿足，實在有點瞧不起我自己！」果然，您的另一部巨著《中國年曆總譜》，便在民國四十五年與四十六年，您辭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，到香港大學東方文化研究院作研究時相繼出書。您曾自謙地說：「這部書，說不上是著作，祇是把我近二十年所研究的上古年曆問題，作一個結束。」其實，我們都不會把您的話忘掉：「無論是研究中國歷史或中國文化，總要查查以往年代和與中國曆法年月日有關的部分，這種工具，尚缺乏完整而又有系統的本子。這工作是很需要的，但沒人做過。我便從事編著《中國年曆總譜》，整理成這一套檢查中國年

代和曆法的工具，以供大家參考。」這部書分為上下兩編：上編起自黃帝元年，下迄哀帝元泰二年，即西元前二六七四年（民國紀元前四五八五年）至一九一二年；下編起自漢平帝元始元年，下迄民國八十九年，即西元二年至兩千年（或民國紀元前一九一一年至民國八十九年）。上編以「四分」為基礎，借用漢傳的殷曆，減去其大於今測之數，證以交食，使成為合天之曆；更用「揣本齊末」的方法以定夏商之年。下編則每年分為「年世」、「中曆」與「西曆」三欄，在此兩千年間的「朝代」、「帝王」、「年號」、「年數」、「年十支」、「月十支」、「朔干支」、「閏月」、「西曆元旦」以及「儒略周年」等，無不備載，各項對照，極為方便。兩編共記四六七四年間曆譜。您曾在這部書的序中說：「茲事甚細，智者不為。然不為終不得其用。余之不憚煩，亦其為考史之助。」石璋如教授也說：「今讀此上下兩編，計八六〇頁，大部為干支及阿拉伯數字，而排比井然有序，一字不差，真是「茲事甚細，非智者莫能為矣」。

父親：您說過：「寫印《殷曆譜》這部書，亦頗滑稽。全書論文在起初寫時，除年譜、祀譜、日譜等五譜圖表外，只是心中輾轉縈迴之許多問題而已。大部分既無定稿，使上編的論文部分無從著筆，乃不得不先由下編寫起，除原有圖表外，皆隨手編錄，且編且寫者。全書之寫印，實係初稿。有時公私瑣務囿集，每寫一句，三擱其筆；有時與會淋漓，走筆疾書，絮絮不休；有時意趣蕭索，執筆木坐，草草而止。每寫一段，自助覆閱，輒搖其首，覺有大不妥者，即貼補重書，故漿糊剪刀乃不離左右。個中甘苦，只自知之。」而我在最近廿年裏，為了協作預防保健，也不斷地編書、寫歌、填詞和作詩，很能體會您那「三擱其筆」、「走筆如飛」、「與會淋漓」與「廢寢忘食」。記得民國六十六年，我在美國馬里蘭州喬治大學醫院，寫《怎樣看心電圖》那本書時，祇有六星期的廢寢忘食，體重便銳減過七公斤哩！所以，您所說的甘苦時候，從事寫作的朋友當然都會感同身受。突然間，我的眼前又浮現出您「振筆疾書」和「寫甲骨文法書」時樂在其中的笑顏，想必這些滑稽時間，總是先苦後甜。您在民國四十七年秋，卸下香港大學榮譽史學教授職位返國時，非常高興的告訴我，這一次寫《中國年曆總譜》的兩件最得意事蹟：（一）書中對天象推算之準是經得起考驗的！您在《中國年曆總譜》序裡有著這段話語：「民國四十七年四月十九日，我因公自香港返台所見之「日環食」，見於現代天文學家高平子氏於去年十一月出版之天文日曆，余手執塗黑之玻璃片，仰視天空，看見頭頂之日光中心作黑暗之圓球，乃月體也。月行值日之正中，其周圍均露出白邊，金光閃閃，酷似一白玉之環，可稱奇景。我目睹此「日環食」，分秒不差，不能不

驚佩其預測精準之程度也。返寓，檢視《中國年曆總譜》下編，是日在六九三頁三排右欄，天文月丙辰，太陰月下正三月，朔日丙寅，即格曆四月十九日，儒略周日為二四三六三二三也。此日有日食，當然確係定朔，《中國年曆總譜》是否為精密之科學工具，此亦其考驗之一端矣。」(二)「同意我的推斷寫到民國八十九年」：因為《中國年曆總譜》要編排推算到公元兩千年，也就是要到中華民國八十九年，而當時才是民國四十五年，英國人便提出「怎麼能夠一直編寫到八十九年？」您曾答以「中華民國何止八十九年，我祇不過是配合編寫到公元兩千年而已。」

「英人無言以對。《中國年曆總譜》便依照您這位原著作者的意見出版。父親啊，像您這種為國家據理力爭的精神，才最配稱作「生為中國人，死為中華魂」！何況你更有「國號既定，國運必昌」的祝意！我們身為您的子女，都感到榮耀無比。你也一定會永遠活在每個中國人的心裏！」

### 幽默風趣樂於助人

父親：寫到這裏，我又想起了您跟長輩們說過的幾件關於您的有趣的往事：

(一)當您還是懷抱裏嬰兒的時候，家鄉正在鬧土匪，地方人士就在枯井底下再拐灣挖一個洞，人藏在裏面從上面便看不見人影。有一次奶奶抱著您在井底避難，您忽然大哭起來，裏面的伙伴們真是個個難耐，奶奶不

但沒把別人來怪，抱著您很快爬出井外，很儂倅那次沒有遇害。

(二)民國十二年，您還在北大求學的時候，胡適伯伯已經是北大教授。有一回您同胡伯伯約好去他家請教，正好胡伯伯還沒回到家，胡伯母看您抱著幾本書進來，年紀又大一點，誤認為是琉璃廠的書商來兜售舊書，就說：胡先生不在家，不要送書來了。經您向胡伯母說明後，她才讓您在客廳裏等候。

(三)民國二十六年，七七抗日戰爭開始，您隨歷史語言研究所西遷，在經長沙轉往桂林途中，大家正在跟著車隊邊聊邊行，您突然間打了一個大噴嚏，假牙便應聲從口中飛出，掉進路旁的泥溝裏，大家立刻七手八腳的去找，卻不見它的影子，一位路過的農友問明了這件事體，便往溝邊一坐，用腳丫子在溝底泥中抓東抓西，旁觀的每個人都是輕輕呼吸、默默無語、焦急無比。突然間農夫用腳夾著一個小東西說：「喏！這不是我們要找的？」您一看到這失而復得的無價之寶，便搶過來就塞進嘴裏，道謝不已，也不管它有多髒哩！

(四)是在香港大學寫《中國年曆總譜》期間，有位名畫家畫了八隻栩栩如生的小雞送您，您請人家添成十隻。因為，您有十個子女。

(五)大約是在民國四十年代初，您去台中霧峯故宮博物院點查古物，在台中一家旅館住，發生過這樣一件事：

原來台中有一位裝裱店的老師傅，裱壞了您送給朋友的甲骨文法書，而這位朋友堅持要他照樣賠一幅，這真的是叫他不知所以、焦急度日、萬分愁苦。有人告訴他：「董先生這幾天來到了台中，就在某處住，你快去求他老人家，看看你有沒有福為你再寫一幅。」當他鼓足勇氣去見到您時，便撲通一聲跪倒在地，說明來意之後，還說祇要您肯寫，要甚麼都可以，由此可見他是多麼急，好像是甚麼也比不過您的一張字！您把他請起，要他拿出筆、墨和紙，一揮了事。當他聽您說很樂意幫助他，而且分文不取時，真是差點兒喜極而泣，並且說您為他解決了實在不知道該怎樣去解決的問題，這種大恩大德，一定永生銘記。父親：也許有朋友會說您這些趣事相當感人，其實我最懂您的心，我也遺傳了一些您那種樂於助人的精神，而我得到最多的，該是額頭上的皺紋和倔強的個性。朋友們也一定會同意：幸好奶奶把您抱出去並沒任何閃失，否則，我們的國和家裏便壓根兒失去了您這位最傑出的甲骨學大師，您也無從用「祖農父商身攻學子孫繼之」這句話，來激勵我們兄弟姐妹讀書要努力。再說，一位沒有戴過假牙或千萬不能失去假牙卻丟掉過假牙的人，永遠不會了解您那份失而復得和先驚後悲再喜的複雜心情。想想看，那付牙齒當如果真的被水流失，實在很難算計您要受苦受難和受窘到幾時！突然間我又感到了一陣強烈的悲悽，記起了您

有過的那麼多病疾：「高血壓」病史是您最久的。我最早為您量的血壓計還是傅斯年伯伯送您的！誰也沒料到會因「腦出血」病逝在議會大廳裏，其實這正是有高血壓病時最常見的後果哩！「心絞痛」是您的夙疾，有一次您突然病倒在「真北平」餐館裏，要不是立刻使用您隨身攜帶的「硝化甘油片」救活了您，怎能多活七百多個晨夕！「心肌梗塞」更是您的隱疾，不知曾在何年何月，您的冠狀動脈已經堵著一枝！在我們用心電圖查出時，您還不知道呢！因為您從未有過胸部不適。這種情形，不像那典型的「心肌梗塞症」，使醫師終於束手，讓病家無法接受，在病發後頃刻之間便會把生命奪走！「糖尿病」也不知纏了您多少年，您又不是胖得可憐，卻跟您的孩子們一樣都逃不過這家族性遺傳。「糖尿病」便為血管硬化找到了根源，使您在不該中風的年紀就已得過一次輕癱，而且一直未能復原。您的左腳在病後一直需要穿較重的鞋子，走路才能得力。沒料到會在您七十歲的生辰，您看到大家給您慶壽那樣熱誠，您明知自己體力難支，依然勉力硬撐了三日，終於在民國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引發了「中風」舊疾，台大醫院的師長們，曾為您竭盡全力，最後還是擋不著您在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，與甘迺迪總統同日仙逝，給我們國家帶來了無可彌補的損失！給您的子孫留下了永生永世的哀思！

### 卓絕精神過人智力

父親：您曾經告訴我：「為了澈底研究甲骨文，便不得不進而研究天文、曆法、歷史、文字、金石及考古等等，人家說你爸爸是考古學家、歷史學家、天文學家、金石學家、民俗學家、甲骨學家、文字學家、文學家和藝術家，說穿了，也應該是不得順理成章地去觸類旁通與精益求精，否則怎能達於豁然貫通之至境！」您說起來好像就是那麼簡單和那麼容易，有的人卻是枉費了畢生心力，也悟不出個道理，到頭來還是糊塗了一輩子！您能思、能言、能行，您有卓絕的精神與過人的智力，一個人可作四個人的事，在抗日戰爭那樣的大時代裏，你還能寫成七十萬字的那一套合情、合理又合天的《殷曆譜》，真教當時的學人個個佩服。祇是您走得太急，臨走時還有許多的構想深藏在您的心底！您說過想把《平廬影譜》繼續編下去，再寫一本自傳，要把您一生努力奮鬥的經驗，作為後學學子的典範！您更想把中華民族的信史繼續向前推去，不僅是殷商，而且要到夏禹！您經歷過清末、民初、北伐、抗戰，帶著歷史語言研究所播遷到台灣。您曾赴美國、韓國、日本、菲律賓、香港及新加坡講學，榮獲香港大學及韓國榮譽「教授」和「博士」學位，更是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。您的學識領域實在廣闊，學術論著也真夠多，您就是一部那個時代學人苦學成功的奮鬥史！不是您不該那麼早遠去，是我們無緣再得到您更多的賜與！

### 福緣無盡無盡懷思

父親：我好羨慕您是一個具有科學頭腦與文學氣質的人！一個幽默風趣和多才多藝的人！您那種居功不矜、恃才不做、惠及人而不望報、光明的心地、淳厚的德性、平實的處世態度，不僅為親友們所稱道，更是孩兒們永遠追求的目標！您對子女的教導，是身教重於言教，您信守「一日一生」的幹勁來教導我們，好好把握著每一天去努力讀書、用心作事和誠懇做人，要把我們培養成像您一樣的好學不倦和樂在其中的心情，更要我們兄弟弟恭、敬長尊親、敦鄰睦里、和氣待人。我同敏弟更以「不累不睡、不醒不起」來發揮您那「一日一生」的精神和得到最大、最多的成績。今後，我更要信守「得福、惜福、造福、自求多福、為人造福、能助他時便助他」和「隨緣、惜緣、結緣、自求良緣、廣結善緣、得饒人處且饒人」這兩句禪語，期能進達於「福緣無盡」的最高境地。父親：您一定知悉：您同胡適伯伯和伯母是鄰居，除了研究院的同事和親友之外，每年還不知道有多少國內外的朋友們來胡適公園向您們行禮！您當然更知道我們為您所作的每一分努力！我當然會繼續盡心、盡性、盡己，為國家、社會和醫界努力！在無盡的懷思中，我又想起了刻在您墓前的畫像和您自作自寫的「以禮義為安宅、棄名利如土苴」那幅聯語。